

A7 普拉萨德首先纠正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即自由放任的美国并非没有政府干预，在许多方面，美国政府干预的程度更甚于欧洲诸国。——乐倚萍《富裕的另一面》

A9 也许在上帝眼里，人类的绵延不绝，好比是一年一度的花开，其实，今人非古人，今年和去年的花，也并非同一朵。——梁凌《樱桃树长得慢，人老得快》

“挪用”中国传统：当代摄影艺术新方向

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借山描景”当代摄影展3月22日在广州当代美术馆开幕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岭 摄

观影 温咚莪

“绿皮书”的新视角



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Green Book)最近上映，这部以“种族歧视”为主题的公路影片一路以来票房口碑双赢，观众买账、评委认可，不得不归功于这部电影讲了个好故事，在单线式的旅行进程中，不仅仅讲述了黑人与白人的情感升温，更重要的是影片选择了新颖的人物身份进行视角切入，玩出了新花样。

《绿皮书》灵感来源于真人真事，故事发生在1960年代的美国，在夜总会做保镖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托尼·利普(Tony Lip)，休假期间接到一份新工作——为优秀的爵士乐钢琴家唐·雪莉(Don Shirley)开车，职责是保证唐为期两个月的全国巡回演出圆满成功。他们的旅程从纽约开始，一路往南，最后在圣诞节前夜回到纽约，他们的故事也从纽约开始，在南部展开，回到纽约结束。

“种族歧视”题材的影片比比皆是，《绿皮书》与众不同就是选择了独特的切入点——两个主角的身份：一个顶层的黑人，一个底层的白人。托尼是身处底层社会的白人，教育程度低下，举止粗野，冲动暴力，偶尔偷奸耍滑，还面临一家子人的生计压力。唐是得到一定白人贵族阶层欣赏，过着顶级生活的黑人，他钢琴演奏才华出众，早早赢得机会走出黑人街区，甚至比大部分白人还要受过更优等的教育，获得了博士学位，希望通过南巡回演出得到更多白人的认可。在以往有关种族歧视的影视作品中，大家对黑人的偏见总是源于黑人教育程度低、贫穷、没有礼貌、行为粗鄙，白人团体是更高层次的团体，或代表着大众，歧视不仅是肤色的歧视，还涉及阶层的歧视，2011年的法国电影《触不可及》(Intouchables)的主角是白人富翁和刑满释放的黑人男青年，《绿皮书》的人物身份就和《触不可及》恰好相反，歧视者是社会底层白人，而被歧视者是顶层黑人。

值得注意的是，托尼有着着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在美国，意大利裔被认为属于有色人种，在二战期间备受歧视。因此在美国人的社会观念中，托尼并不算是纯种白人，可是他却无比歧视黑人。一个社会底层非纯种白人和一个社会上层黑人的人物关系设置，让阶级歧视从种族歧视中剥离出来，或者说将肤色歧视置于阶级歧视之前进行探讨。而托尼和唐同为有色人种，二人之间的关系和友情刻画自然只是一层外衣，托尼作为一个种族歧视者，对唐的接受和理解，对种族歧视的消解只是影片的浅层表达，并不是影片想要深层探讨的，影片真正想要阐释的是“种族歧视”无关人品，无关性格，无关教育程度，无关身份地位，只关乎你的肤色本身。托尼顶着张白人的脸便可以在美国境内畅行无阻，而唐因为黑色的皮肤，开车路线要绕道，不能用室内洗手间，不能在宴会餐厅吃饭，随时随地都有人找你麻烦，只要你是黑人，不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才华，得到了什么样的地位，即使被总统在白宫接见过，都无法改变社会对你的态度。

片名“绿皮书”正是对这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强烈批判，为影片镀上浓郁的反讽味道。绿皮书的全称为《黑人驾驶员绿皮书》(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从1936年发行到1966年，它详细标注了黑人被允许进入的区域、旅馆、酒吧、餐厅、加油站等，它的诞生是为了帮助黑人同胞们规避风险，黑人出行必须遵照绿皮书上的指引行动。“绿皮书”是什么？它看似是辅助旅程完成的出行指南，看似是帮助黑人规避旅程风险的说明材料，实则代表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代表着“种族歧视”的制度化、合法化、合理化，“种族歧视”就是传统，就是规矩，没有人能违背、反抗、逾矩，只能遵照行事，它是“种族歧视”一切规则的浓缩，而你甚至还得感谢它的存在。唐和托尼两个人一路上不得不依照绿皮书规划行程，压抑着妥协着，可是依然会因为意外背离绿皮书的指示为自己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

影片关注的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而是社会的传统和制度。一个才华横溢的黑人，因为白人无法接受而放弃古典演奏，通过爵士乐与古典乐的结合创造独特风格，很受白人、黑人、爵士乐爱好者的欢迎，白人贵族阶层邀请他们为他们演奏，不是为了体现他们的平等、包容，而是体现他们的高贵、优雅，他们没有因为黑人脏、低俗、粗鄙等原因直接地轻视刁难黑人，可是他们依然不允许唐进入会所的餐厅用餐，因为“有史以来的规定”，因为“传统”，因为不能为他破例。对“种族歧视”的传统、制度、惯例的批判和讽刺，才是“绿皮书”围绕“种族歧视”主题更主要、更深层的表达。

一个司机、一个乘客、一辆车、一条公路、一趟旅程、三五件事，一个完整的单线式故事就此完成，深刻的内涵包裹在简单的故事里。线条越简单，故事越难讲得有趣，影片聪明之处恰恰是用白人司机和黑人乘客的情感作为包装，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从单纯的雇佣关系萌生出友谊，种族歧视者和被歧视者相互帮助，各自成长，彼此理解，也与自己和解，最终也让观众深深感动。



对话

王庆松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工作生活于北京。摄影艺术家，韩国综合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成都当代影像馆艺术总监。组织策划首届和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曾参加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韩国光州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作品被纽约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盖蒂美术馆、英国V&A、日本森美术馆等40多家国内外知名美术馆和基金会收藏。

王庆松：在影像中加入个人情感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是广州当代美术馆摄影中心的开馆首展，您是如何想到“借山描景”这个主题的？

王庆松：这个是我们多方讨论的结果，广州当代美术馆位置优越，就处在广州城市CBD核心，如何利用这么好的地方，做一个对大众有益而又凸显艺术性的摄影展，我们从去年底开始筹划。“借山描景”这个主题想必很多人都容易接受，中国人对山水是有情感的，无论是传统绘画也好，文学也好，山水人文，借山水抒情，是一个传统的脉络。当代影像艺术当然绕不开这个文脉。艺术家们在作品中抒发各种情感，包括对城市化的思考、对山水景观退化的失落、对传统文化的守望等等，通过一种景象来描述自己的一种心情，而不是普通意义的风光照。

羊城晚报：展览的作品多少都有点仿传统山水画的痕迹，这种艺术表达手法如何超越形式抵达思想？

王庆松：首先，艺术家对景观一定要有感情，要有真切的感觉。如果仅是一种形式化、作业式的表达就没意思了。摄影很现实，这意味着影像作品要达到艺术的高度就必须加入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和审美趣味，否则的话，摄影还不如绘画、观念艺术的效果来得直接。

羊城晚报：印象中广州很少见这样高水准的摄影展，作为策展人，您对展览的效果有什么期待？

王庆松：这次展览我们和艺术家们积极合作，用主观的态度摒弃了大众对具象事物传统客观的认知，呈现出悠远而现实的作品，以及山水与城市景观的超现实主义表达。把这个展览放在位于集商业和文化于一体的多功能现代都市中心的广州当代美术馆，就是希望能极大地活跃本地摄影文化气氛，和民众产生互动链接，推动广州当代影像艺术的发展。

A 尝试、探索与思考

自古以来，中国的山水文化之所以如此之盛，既是天地景观的功劳，更离不开艺术家们“寄情山水”的情。

“情”者，情绪、情感、情怀、情操、情趣、性情也。不同的人面对风景，情有所不同，抒发出来，便显现出各人各异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水准。

王庆松策划“借山描景”当代摄影展，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12组作品进行展示，他希望观众更多地关注艺术家倾注在作品中的情感，而不是具象的风景。

借山描景，借景抒情。展览中，艺术家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传统山水画的

过摄影手法展现出他们眼里的“另类”山水景观——你看到的不是什么风光大片，而是艺术家对山水文化的玩味、缅怀或忧思。你能看到山水文化在当代艺术领域的“流变”，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审美和摄影艺术家们面对世相的千愁百绪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图景。

的表达方式，并以多元的创作手法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山水景观——即便山水只剩下魂魄，也要让它跃然纸上。

“通过摄影回溯传统山水绘画，以一种新的纪实态度表达生活经历及所见，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观看方式的尝试。”王庆松介绍，参展作品既是对过去的乡愁，及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进程的记录和发问，同时也是对当代风景摄影之边缘的新的探索。

王庆松坦言，这次展览绝不是模仿传统山水画的摄影作业，它要表达的是身处都市生活中的艺术家对山水景观、对传统文化的思考。

B 像绣花针一样刺痛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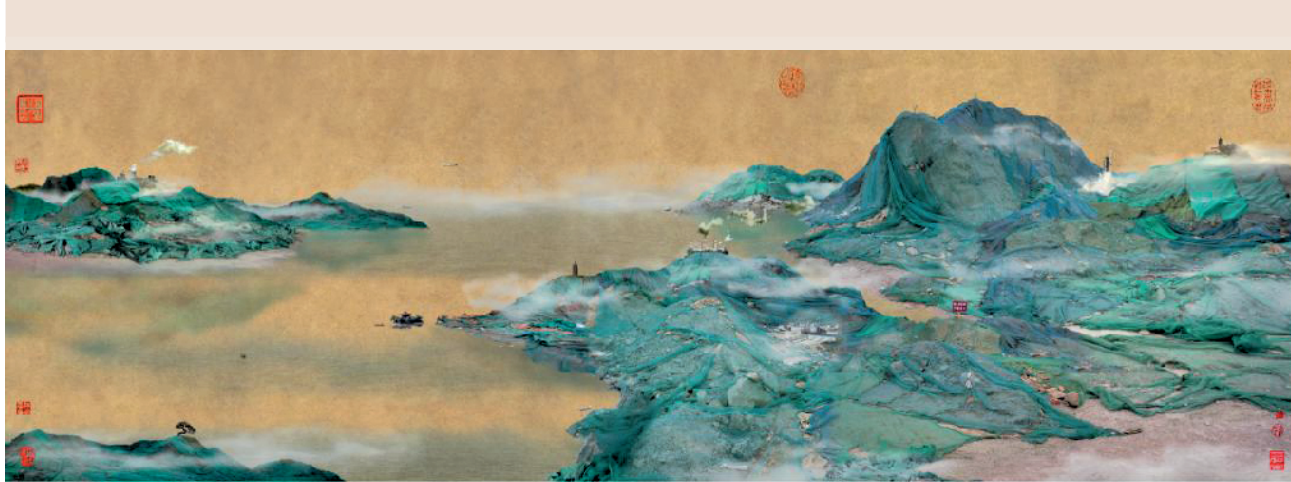
“垃圾山”呈现宋画美

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知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璐带来的三幅《中国景观》系列数码摄影作品，曾斩获多项国际大奖。这些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传统山水画的复制品，走近细看其中细节，才发现所谓的山，其实是建筑工地上被绿色防尘布所覆盖，连绵不绝。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取代了士大夫和渔人樵夫，行走在“青山绿水”间，惊破了梦幻与想象。

姚璐用丑陋的内容营造出一种美的错觉，给人带来情感上的巨大冲击。防尘布作为一种新的审美(丑)对象，成为城市过度开发的符号。

“姚璐(对宋代绘画风格)的挪用激活了传统，但更重要的是激活了现实，激活了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想象。”摄影评论家顾铮评价，姚璐与传统对话，醉翁之意却在当下现在。

在展览开幕式现场，姚璐向记者讲起这个系列作品的创作经历，其实是边创作边思考的过程，最开始面对垃圾山和防尘布时，他想要的只是记录，记录中国人的喜新厌旧。后来，他慢慢发现，人们丢弃的不是垃圾，而是传统文化。作品仿宋画呈现出壮美的结构，意在探讨如何在快速发展的时代，重新考虑对传统文化拾起尊重和保护的。



姚璐，《富泰山居图》，2008



杨梁，《川流不息》截图，HD Video, 7'00'', 2017

高楼如山的人造幻景

同样“另类”的山水图景出现在另一位参展艺术家杨梁的作品中。这位来自上海的年轻艺术家以摄影拼贴画著名，他的创作一直贯穿着对城市化的思考。此次展出他带来的《川流不息》等三件运用4K技术制作完成的影像装置作品，其中，全景山水被现代城市建筑和建设工地侵蚀殆尽，汨汨倾泻的瀑布与河流引导观众全情浸入这一人造幻境。在艺术家塑造的山水大观里，山不是山，而是层叠耸立的现代高楼，郁郁葱葱也由建筑起重机及电线杆替换，延续了杨梁独具个人风格的视觉语言。

“当代艺术不一定要追求轰轰烈烈，最好的效果是像绣花针一样持久地刺痛这个时代，引起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反思。”王庆松说。

C 像哲学家一样探讨永恒

以飞机舷窗为“画布”

来自广东肇庆的参展艺术家张兰坡是近年来活跃于摄影创作领域的新锐。这次展览中，张兰坡带来《一块玻璃》及《韶光》系列共三幅作品，通过摄影与绘画的融合，呈现出一幅幅直逼生命尽头的死亡图景。

在《一块玻璃》中，张兰坡以万米之上的飞机舷窗为“画布”，从透明的玻璃窗看出去，云海隔开了雾霾和红尘，但同时也充满了可以致死的低温和辐射。艺术家所要诉说的是，人们所向往的



张兰坡，《一块玻璃》，2019

壮丽远景和诱人天宇，其实是无边的绝地，但好在我们有一块钢化玻璃，保护了知情者，也让不知情的虫儿们前赴后继地殒命其上，并不容置疑地将我们和世界一一剥离。

“归山”的悲剧力量

通过摄影艺术探讨生死、永恒的话题，艺术家颜长江和肖莹安联合创作的《归山》系列影像也是绕不开的佳作。

《归山》曾获2011年连州国际摄影展评委会特别奖。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艺术家让一个个野生动物标本包括豹子、鹤、猴、鹿等回归山林，但事实上它们早已失去生命，归山其实意同死亡。

生命有尽头，而天地亘古。《归山》内在的悲剧力量，首先蕴藏在艺术家放置动物标本这一行为艺术



颜长江 肖莹安，《归山》系列，2010-2016

中，其次在于艺术家对动物回归后的场景进行拍摄——当动物们以标本的形式回归大自然，它们已然超越了时间，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

在颜长江看来，《归山》想要说的就是重回人类的本质，而且是站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里去思考人的走向的问题。

摄影评论家藏策认为《归山》这组影像，超越了再现的层面，也超越了图像本身，而成为了哲学家加达默尔所指称的“象征”。